

心窗
片羽

落叶也是风景

◎小茹

喜欢冬天的落叶,大地因此变成了一幅油画。

周末,骑着共享单车去看无患子。高高的无患子,从初冬开始,叶子就变成明媚的黄色,像一团燃烧的火,所以它又叫作黄金树。一只黑白色的边牧狗,边低着头,边踩过一片片落地的黄叶子,不知是否当成了一种游戏。无患子的叶子呈长椭圆形,我捡起一枚落叶,小心地夹进随身带的本子,打算回家做一枚叶脉书签。文友曾教我如何做叶脉书签,将落叶清洗干净,用清水煮过,再小心翼翼地刷去叶肉,留下网状叶脉,系上丝带即可。

黄连木的叶子,在初冬红得发亮,树冠火红一片,一排红叶蔚为壮观。一开始我误将它们当作了“霜叶红于二月天”的枫叶。仔细观看,黄连木的叶子比枫叶要小,但红艳艳的色彩的确可与枫叶相媲美。漫步黄连木下,看见一个小女孩,拾起一片红色的落叶,递给了妈妈,说是送给她的礼物。妈妈感动地抱起女儿,孩童世界多么清澈纯真,在他们眼里,一枚落叶就是一件宝物。

冬天的彩叶家族里,我最喜欢的还是银杏。因为一棵银杏树,冬季变得诗意翩跹。每年冬季,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在南广场西侧的银杏林里,会举办一场银杏音乐会,去年我曾有幸参与其中。金黄的落叶铺满了“舞台”,音乐家们踩着天然的金色“地毯”,美声与美景相得益彰。我们坐在银杏树下,不时有落叶飘至肩上,落于发间,那时我就在心里暗暗设想,天堂应该是银杏音乐会的模样。

冬天的悬铃木,叶子已从夏天的碧绿变成了金黄。悬铃木的叶子像鸭掌,因形似梧桐叶子,所以悬铃木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俗名:法国梧桐。张爱玲尤爱此款植物,作品中常见悬铃木的身影,不过张爱玲把它叫作:洋梧桐。《金锁记》里,她形容深秋里的洋梧桐,稀稀朗朗的叶子在太阳里摇着像金的铃铛,很有画面的动感。张爱玲很少写诗歌,却在《中国的日夜》里难得写了两首诗。开头一首诗名叫《落叶的爱》:“慢慢的,它经过风/经过淡青的天/经过天的刀光/黄灰楼房的尘梦/下来到半路上/看得出它是要/去吻它的影子/地上它的影子/迎上来迎上来……秋阳里的/水门汀地上/静静睡在一起/它和它的爱。”把叶子的飘落诗意地形容为和影子的相爱,张爱玲的确文采斐然,灵动,别具一格。

去看落叶的时候,我也时常会仰起头来望一望树。一棵树,因四季轮转展现不一样的模样,从春夏到秋冬,仿佛一个人从年轻走到了衰老。聂鲁达说:“当华美的叶片落尽,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”感谢冬日的树木,给我一个感触生命脉络的机会。



冰雪红叶

◎裴佐雯

欢喜团儿聚欢喜

◎林小森

那年,应大学好友的邀请,我带着闺女来到山东滨州的好友家过年,到了滨州,我们和好友一起去赶集。有意思的是,在集市上,首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,不是高跷旱船,也不是风鸡咸鹅,更不是煎饼大枣,而是一个高高站在三轮车上的老农。他的三轮车上摆有两个大花盆,花盆里种着两棵落叶树,树光秃秃的,枝丫虬曲,老农正从一个干干净净的大纸箱往外掏东西挂在树枝上,定睛一看,原来是圆溜溜的米花球儿,一束4串扎在一起,像一串串风中晃动的小灯笼,而“灯笼”穗子,都是高粱秸儿,艳丽得很。老农敲一个小铜锣,不时响亮吆喝:“快来买欢喜团啊,欢喜团儿圆溜溜,又好看又好玩,吃了欢喜团儿,心尖上都是蜜。”

见我们好奇张望,老农立刻就接住了我们的目光,他开口推销的技巧也很高:“一瞧就知道,你们是城里人,城里人最讲究天然食材,这做米花糖的谷子也不是你们南方的大米,方圆十里,也就剩下我还种这种吹气就弹跳的小谷子了。尝了我的欢喜团儿,你才知道到滨州来过年,没白跑。”

我立刻就买了一束欢喜团儿,细尝之下,果然,它的口感特别扎实细腻,甜味清爽,一点儿不粘牙。这种米花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?别

急,老农拿出来一个ipad,在自己的三轮车上搁了一块小板,循环播放欢喜团儿的制作过程。这短片竟然剪辑流畅,配乐专业,还带字幕。老农朝我笑:“我儿子是抖音达人,这是他替我拍的。儿子说得好,好酒也怕巷子深。”

果然,ipad前面立马就围上了一圈高高矮矮的孩子。

原来,老农做的欢喜团儿,原材料用的是自家种的干穗谷,这种谷物在明朝末期传入山东,因为谷粒太小,成熟后穗粒易掉落,不便收集,一直没能成为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。老农坚持每年种两三分地的干穗谷,为的就是年节时做欢喜团儿。

老两口采摘归来,徒手抄起谷穗,在玉米秸秆钉成的搓衣板上将谷粒搓出。艳丽缤纷的种皮破裂,米白色的圆谷粒,比芝麻还要细小,像成群结队的顽皮孩童一样乘着滑梯纷纷而落。谷粒脱壳后的炒制,最是关键,火候不到,不爆粒,稍一迟疑,吹气就散的迷你谷粒,顷刻间就焦糊。炒制需要结婚40年的老夫妻俩互相配合,老伴燃烧秸秆与柏树枝,老农用一把小炊帚,在大铁锅里像炒茶一样调教这些顽皮的籽粒,压、旋、扫、扬,就听见细微的爆响像一阵绵密的细雨掠过,干穗谷纷纷绽放,微小的米花像云朵般蓬

松轻盈。

“做了30多年了,我是很透膛(熟练)咧。”一箩筐米花倒入陶缸中,注入熬得晶亮的糖稀,以木勺不停搅拌,让每一朵米花都裹上甜蜜。紧接着,趁着糖稀没有完全凝固,立刻要以椿木雕刻的模具来团起米花。老两口一面絮絮闲话,一面左右手各持一个半球型的模具,以模具抄起米花,两个木模一面叩击,一面搓动,旋转之间,散装米花迅速转起,并带上一股搓圆的力。圆润饱满的米花球瞬间成型。几百个米花球搓好后,还要以缝被子的

大针穿以红绳子,串联起它们。

在乡村大集上,依旧保留着部分以物易物的交易,不时看到相熟的乡亲,以一捧新鲜鸭蛋或一小捆粉丝,从老农这里置换一束欢喜团儿。亦有相熟的乡亲打趣老人:“范叔,您儿子都是小网红了,您还费工费力,挣这卖欢喜团儿的仨瓜俩枣?”老农大笑,先是说:“闲着也是闲着,能来赶集,能跟这么多带着娃娃的年轻女子拉呱,看到孩子们的笑脸,也是咱的福气。”接着,他想了想,一本正经地说出了心里话:“过年都要给孙辈发压岁钱,儿子富裕那是儿子的事,咱做爷爷的,靠卖欢喜团儿给孙儿发红包,就算只有200块钱,也是咱的一片心。”

玉兰
一瓣芬芳
一叶

从零开始

◎朱朱

自从小赵开始减脂,爱吃的零食也开始换了。果仁巧克力理所应当换成了零糖,而且是成分超过百分七十的黑巧。蛋白棒也是零糖零脂,去超市买东西更是养成了看配料表的习惯,看热量和蛋白质含量。加上定时打卡有专业人士监督,体重身形都很快有了变化。一开始还觉得米面不吃难以忍受,早上的黑咖啡苦得让人想吐,习惯了低碳水粗粮低脂饮食以后开始慢慢享受起来,全麦吐司越嚼越香,蔬菜少油吃得身心轻松,五花肉不吃了,

鸡鸭鱼肉都去皮,加上力量训练,整个人也越来越精神。

身边同事出现了第一例“阳”的时候,小赵正精神抖擞爬楼梯,一次上下二十几层毫无疲惫,在身边的人都“阳”了躺在家里的时候,小赵一个人完成了整组人的工作量,数字算到眼睛发绿。第一批“阳康”的人拖着蹒跚的步伐来上班,小赵有明显的疲劳感,以为是工作太累了,周末起来用抗原测了一下,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“阳”了。

小赵没有高热、没有咳嗽、没有

浑身疼,只是疲劳得像当年剖宫产一样整天想睡觉。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,强睁着眼睛炒菜,吃完便又上了床,三四天以后明显感觉肚子上的赘肉缩了回去。第五天虽然测了已经“阳康”,但乏力症状与日俱增。每天的运动早就停了,低脂饮食的各种规定被抛在脑后,只要能吃饱了早点上床吃什么都行。

两周后小赵恢复运动,最近胃口大开吃了不少,摸着肚子上一圈肥肉叹息,唉,又要从零开始。